

編譯論叢

第七卷 第二期（2014年9月），177-186

法國著名漢譯大家杜特萊(Noël Dutrait)訪臺紀實

吳錫德



圖1 杜特萊先生於淡江大學法文系演講〈法國的中國文學〉，與參與師生合影。前排左起依序為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主任兼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理事長楊淑娟教授、吳錫德教授、杜特萊教授及其隨行友人Dominique Scalbert 女士。
資料來源：吳錫德

法國漢學家暨著名漢譯大家杜特萊(Noël Dutrait, 1951~)教授2014年5月23日應台灣法語譯者協會¹邀請訪臺，此行共發表5場公開演講。25日親自南下臺南，於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講〈法國的中國及臺灣文學翻譯現況與展望〉。

這是新成立（2013年10月）的台灣法語譯者協會創社後首次重要活動，理事長、也是淡江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表示，特別感謝法國在台協會的資助才能順利邀請到杜特萊教授，也感謝多位主動參與討論及座談的國內法文譯者。

杜特萊教授夫婦為高行健先生的好友，10年前因賞識高行健的作

¹ 台灣法語譯者協會，<https://www.facebook.com/atft.atft?fref=hovercard>

品，主動投入法譯工作，尤其譯就《靈山》一書，獲瑞典諾貝爾文學獎評審青睞，順利取得2000年該獎得主，為華人第一人。之後，杜特萊教授又投入莫言作品的法譯工作，讓莫言也順利獲得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杜特萊教授可說是華文諾貝爾文學獎的幕後推手。

杜特萊教授此行演講場次包括5月23日晚上臺北信鴿法國書店：〈翻譯高行健：譯界的擺渡者〉²；24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法語中心〈法國的中文文學翻譯〉；27日上午輔仁大學法文系〈莫言其人其作及其翻譯〉；25日台灣文學館〈法國的中國及臺灣文學翻譯現況與展望〉³；27日下午淡江大學法文系〈法國的中國文學〉。

另外，台灣法語譯者協會於24日舉辦一整天的學術交流活動，除邀請杜特萊教授主講〈翻譯作為一種志業〉與該協會會員分享他的翻譯經驗外，亦參與2場由該協會安排的法文譯者同業工作坊：「『不可譯之翻譯』及『編輯、譯者與出版』」。杜特萊教授於5月29日離臺。

杜特萊教授其人其事

這回是杜特萊教授第四度訪臺，也是唯一一次沒有偕同事業及婚姻的夥伴同來。杜特萊夫人亦是漢學家、出版社編輯，於2010年過世。生前一直與杜特萊教授通力合作，創下不少佳譯。2001年2月應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之邀，在臺北新開張的法國書店FNAC，夫婦倆一起出席一場圓桌會（此時高行健的《靈山》已出版正體字版，並甫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由筆者（時任該協會理事長）與之對談，現場吸引百餘人與會。會中杜特萊教授夫婦特別透露一項他們合作翻譯的祕笈：

² 演講相關資訊詳見http://www.llp.com.tw/default/subject/20140524_Noel/site.html

³ 演講相關資訊詳見http://www.nmtl.gov.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064&Itemid=15

吳錫德：您有一個經驗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您在翻譯之後會請您夫人(Liliane)朗讀，或是您唸給她聽，用「朗讀校訂」(la correction phonétique)，這個方法很不錯！

杜特萊教授：……我跟Liliane一起工作，因為我常常說她的法文比我高，這樣她可以改一改。剛才你說要看語言的音樂性，這個很重要。像福樓拜爾(Gustave Flaubert)寫小說的時候，他說他有一項引以為豪的作法，就是他唸他自己的小說唸得很大聲。我們倆也是這樣，幸虧我們的鄰居住得很遠，聽不太懂我們在說什麼。

吳：您的每一部翻譯作品都有請夫人唸過嗎？

杜特萊教授：對對對。

吳：那麼我想請問夫人，您的標準在哪裡？您認為不好的理由或可以接受的理由是什麼？

杜特萊夫人：翻譯所做的，首要就是將一段語言過渡到另一個語言。這段語言對法國讀者來講就要具有可讀性，及賞心悅目。所以也要注意風格的呈現，這就是我們倆從事翻譯的基本原則。當然要隨時隨地忠於原文，不過，譯文一定要夠流暢，聽起來悅耳。為此，先從書寫中找到語言的音樂性，但還是要透過朗讀才能確定這個音樂性運作是否得宜。但單單決定譯文，我們倆就經常要討論大半天，彼此還會各持己見，而最後可能就是在這樣的溝通中完成譯文。之後就進入最後階段，由我先生大聲朗讀，我就仔細聆聽。這樣我們就會發現若干段落太弱了些，我們就重譯。譬如，譯文相當精準，但卻不悅耳，為此就必須再做調整。

我們會經常聽專業演員朗讀我們譯好的高行健的文章，有時還發現某段譯文或許再改一下會更好⁴。

2013年10月，「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籌組並正式成立，法國在台協會好意問我（筆者為該協會籌備主任，並獲推選為第一任理事長）是否需要協助？論知名度、貢獻度、重要性及熟識度，筆者腦裡第一個便想到要邀請他來臺替新協會打氣站臺。經過電郵聯繫，他爽快答應5月下旬可來臺一遊。後來知道來臺前他還特別安排前往山東與莫言一敘。之後，法國在台協會的官員也透露：現任法國駐臺代表歐陽勵文 (*Olivier Richard*) 曾是他在普羅旺斯大學中文系任教的學生。惜歐陽勵文大使母親病危，趕回法國照料而錯失在臺師生相聚的機緣。

杜特萊教授目前任教艾克斯·馬賽大學中文系、法國國家科學院亞洲研究中心 (*IrAsia /CNRS-AMU*) 主任。曾先後獲頒「法國國家功勳騎士勳位」 (*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及「法國教育榮譽二級勳位」 (*Officier des Palmes Académiques*)。2000年以翻譯莫言的作品《酒國》（與Liliane Dutrait共同翻譯）獲得Laure Bataillon最佳外國文學翻譯獎。在艾克斯·馬賽大學創立600年紀念活動中獲頒該校傑出科學家獎。

他可說是目前法國漢學界譯作最豐的學者。資深的雷威安教授 (*André Lévy*, 1925~) 已退休多年，他曾譯就《金瓶梅》 (*Fleur enfiolée d'or*)、《西遊記》 (*La pérégrination vers l'Ouest*) 及《孽子》 (*Garçons de cristal*) 而名噪一時。事實上，他也是杜特萊教授的老師輩。杜特萊教授於1982年開始鑽研中國大陸的報導文學，一生投入華文文學的法譯工作。截至目前為止，譯了26部華文小說，包括阿城、韓少功、高行健、蘇童、莫言等大陸知名作家，其中以高行健的作品為最，共計12冊，可說譯全了高行健

⁴ Noël et Liliane Dutrait, 〈中文小說在法國及其翻譯〉，圓桌座談（吳錫德與談），載於《法語在台灣》，No. 5，2001春季號，頁49-50。

的畢生作品。另外也寫了50餘篇有關翻譯的心得及論述。並於2005年與妻子合著《中國與中國人》(*La Chine et les Chinois*)。平心而論，杜特萊教授夫婦的作品譯筆流暢無比，風格清晰，應是廣受法國讀者青睞的主因。加上夫婦合作無間，晨昏討論，認真負責才會有今日成就，成了兩位華人作家晉身諾貝爾文學得主的幕後推手。他曾開玩笑說，他屬兔，高行健和莫言都在兔年獲獎，華人作家若要得獎可能要再等12年！

這回由台灣法語譯者協會主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法語中心、淡江大學及輔仁大學法文系、信鴿法國書店、國立台灣文學館及中華民國留法比瑞同學會協辦的演講與座談會，獲得相當圓滿的成果（見各相關網站）。尤其在臺北信鴿法國書店的該場演講，幾乎座無虛席，還有多位在臺教學及研讀的法語人士與會聆聽。現場提問也十分踴躍、精彩。在國立台灣文學館的演講也是一樁盛事⁵。一位先前杜特萊教授指導過的臺灣學生還專程從高雄騎機車前來會師，場面相當感人。而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法語中心的那場演說，就講得更深入及專業些。杜特萊教授很樂意分享他與高行健及莫言交友及成為莫逆的交往過程，也提出用法文翻譯華文小說的諸多困難及其解決之道。最終，他還特別強調翻譯的務實面，包括：充分掌握譯出語及譯入語、熟稔雙語文化、認知翻譯乃一項創意的工作，以及抱持一種務實的翻譯態度。他以翻譯書名為例，高行健的《靈山》(*La Montagne de l'Ame*)、莫言的《四十一炮》(*Quarante et un coups de canon*)及《豐乳肥臀》(*Beaux seins, belles fesses*)都是他們倆絞盡腦汁併發出的善譯。會中他也再次推介與杜特萊夫人「朗讀校訂」的合作模式。

法國外書法譯的特色

杜特萊教授說，高行健獲獎是個傳奇式的例子。30年前法國文學界對中國大陸的認識還停留在教條文學及報導文學，甚至還只知有傳統的

⁵ 參見《台灣文學館通訊》，No. 43，2014年6月，頁76；頁82-85。



圖2 臺北信鴿法文書店〈翻譯高行健：譯界的擺渡者〉演講現場，杜特萊先生（左）及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秘書長兼現場口譯吳坤墉老師（右）。

資料來源：吳錫德

古典名著而已。當初他們夫婦倆花了年多譯成的《靈山》譯稿到處碰壁。一則是這部小說份量頗重（670頁），另則是沒有出版社敢冒賠本的風險。法國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伽里瑪(Gallimard)拒絕了他們。如今，另一家大出版社瑟伊(Le Seuil)卻出了高行健法譯本全集（2012）。而他與多位學者合著的《論高行健的創作》(*De la création de Gao Xingjian*, 2013)（這裡的「*création*」是雙關語，也可以當成「造神」之意）。有了高行健開創的傳奇，莫言就順利搭上順風車，《酒國》(*Le Pays de l'alcool*, 2000)（447頁），還獲得了翻譯獎。《豐乳肥臀》（2004）更厚達830頁，照樣成了法國書市的暢銷書種。他也坦言，如今上門邀稿及請益的約會連連不斷；華文小說在法國的讀者也多了許多。

事實上，杜特萊教授對臺灣作家也不會太陌生，1998年他曾為文撰稿介紹並訪問了朱天文、蘇偉貞、葉伶芳等多位作家。這回他還要了張大春的電話，想力邀他赴法演講。對於文化部台灣文學館的「中書西譯」計畫⁶，他只含蓄建議要慎選譯者。換言之，在法國的翻譯書市，法文的優雅度及可讀性至為關鍵。即便程抱一、高行健、戴思杰，乃至山颯等華裔作家皆可直接用法文創作，但法文畢竟不是他（她）們的母

⁶ 編案：始於文建會時代的「中書外譯」，2010年改由國立台灣文學館接手，更名為「國立台灣文學館臺灣文學翻譯出版補助」，相關補助作業要點詳見http://www.nmtl.gov.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731&Itemid=56。

語。在法國出版圈裡，即便是文學大家，出版社編輯對於法文的要求也一樣不馬虎。不過，熟知法國文學界的人士應知之甚詳：文學意見領袖及文評大咖的介紹，經常具有臨門一腳的效果！

鑑於文學傳統及語言特性，尤其是讀者的偏好，法國的外書法譯一向傾向於採取「歸化」處理。譯者可以在作品內容上儘可能如實保留較高的「殊異性」(étrangeté)，或者「異國情調」(exotisme)。但在文字的運用上，一定得符合法文嚴謹的邏輯規則，及法國讀者的既定口味，幾乎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在文化傳遞上，也同樣受到嚴峻的限制，一切皆要轉化成法國一般讀者所能接受的程度。所以，在法國，翻譯外國作品一向偏向採行「意譯」，以順應民情！過去，法國文學界流傳一則逸事：19世紀的大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年輕時無所事事，被繼父流放到印度。在船上讀到美國前衛詩人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作品，頓時驚為天才。自嘆他的所感所覺都已經被這位美國人給寫出來了！之後，他用心譯了愛倫坡的作品出版，也頗為暢銷。最後許多法國人一直認定愛倫坡是法國作家！箇中原因甚為清楚：應是波德萊爾以他詩人特有的優雅精準法文「轉譯」了愛倫坡的作品，讓法國人誤以為他就是如假包換的法國作家！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吳錫德（2001），中文小說在法國及其翻譯。《法語在台灣》，5，49-50。
- 陳慕真（2014）。從杜國清到杜特萊——2014年台灣文學外譯中心精選講座。《台灣文學館通訊》，43，82-85。臺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

外文文獻

- Dutrait, N. (1998). Rencontre avec quatre écrivains taiwanais. *Perspectives chinoises*, 46, 44-51.
- Dutrait, N. (2010). *Traduire: un art de la contrainte*. Provence: Université de Provence.
- Dutrait, N. (2013). Quelques problèmes rencontrés dans la traduction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Pesaro N. (Ed.). *The Ways of Translation: Constraint and Libertie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Venise: Cafoscarina.
- Dutrait Noël—Professeur de langue et littérature chinoises Département d'études asiatiques, AMU Directeur de l'IrAsia. Retrieved from <http://sites.univ-provence.fr/irsea/spip.php?article224>

